核心课程：普世教会史

第四讲：巴西教会史

【祷告】

# 导论[[1]](#footnote-1)

《世界基督教地图集》（The Atlas of World Christianity ）估计，在1960年至1980年间，南美洲五旬宗基督徒的人数增长了约500%。尽管这一增长后来有所放缓，但它彻底地改变了南美大陆的宗教面貌。因此，这本地图集报告说，“今天的南美洲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的基督教社群’。”

这很值得我们在这门课上花时间来了解一下这个“最强大的基督教群体”的本质以及它的来历。我们今天上午将只关注南美洲的一个国家：巴西。我选择巴西有几个原因：首先，因为它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也因为它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要讲，但也因为我们的教会与巴西的教会有越来越多的联系。我们的牧师经常被邀请去巴西讲道，我们也有很多来自巴西的教牧实习生，我们每年三次的周末研讨会吸引了很多巴西人，以至于每年我们都要为其中一次会议配备葡萄牙语翻译。

简单地介绍一下背景：我提到过，巴西是南美洲最大的国家，拥有超过2亿人口，次于印度尼西亚和美国成为世界人口第五大国。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巴西的的首都一直是位于该国中西部的巴西利亚。巴西的另外两个主要城市是南部海岸的里约热内卢和位与山另一侧的圣保罗，后者在里约热内卢西南方、大约有几小时车程的距离。

# 早期教会历史

巴西自1500年被葡萄牙海军司令佩德罗·阿尔瓦雷斯·卡布拉尔（Pedro Álvares Cabral）发现以来，就有了一段基督教历史。他在南大西洋航行时发现了巴西并宣布该地归葡萄牙所有。后来当葡萄牙移民到达他们所称的“圣十字岛”时，举行的第一个官方活动是庆祝弥撒。此后的400年里，这片土地——先是葡萄牙的属地，然后是独立的巴西帝国，再后来是共和国——都支持罗马天主教会。几个世纪以来，“这种紧密的关系阻碍了新教发展的所有重要机会。”[[2]](#footnote-2)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巴西在那些年里没有新教的存在。1555年，在一位法国海军上将的带领下，法国殖民者抵达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在那里建立了一小块法国殖民地。这位海军军官虽是天主教徒但却支持法国的新教事业。在那艘船上还有许多胡格诺派的法国加尔文主义者，很快又有两位约翰·加尔文亲自派来的牧师加入了他们。他们以贵族出身的胡格诺派信徒加斯帕德·德·科里尼的名字命名了他们建造的城堡。这个殖民地很快就成为了更多新教胡格诺派教徒的避难所，但在建成的12年后，它被葡萄牙人摧毁了。它的居民要么返回了欧洲，要么被杀害。1558年，一些胡格诺信徒在被处以绞刑前的12小时，成功地写下了全美洲第一部新教著作《瓜纳巴拉信仰告白》（Guanabara Confession of Faith）。

尽管几百间，新教在巴西的影响一直都微乎其微，我们也不能说：巴西很快就变成了罗马天主教国家，也不应该认为随着罗马天主教的逐渐衰落，巴西天主教也会随之衰落。一位历史学家说，“巴西被认为是世界上最大的罗马天主教国家，但巴西是一个信奉巫术的国家，并不是一个天主教的国家。”[[3]](#footnote-3)用一位长老会牧师的话说，“如果你问人们，他们会说他们是天主教徒。但如果你真正分析一下的话，会发现他们是巫师。” 也就是说，他们践行的是随着被俘的奴隶一起来的非洲宗教与南美洲的本土宗教，还有天主教混合而来的一种宗教。

尽管具有混合的性质，罗马天主教确实在巴西几百年的宗教生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 帝国与共和国时期

随着巴西进入19世纪，这一切开始发生改变。1808年，迫于拿破仑·波拿巴军队的压力，葡萄牙王室逃到了巴西。随着王室成员们越来越熟悉这块之前被他们忽略的土地，他们似乎开始更多地以巴西人的视角来看待问题。因此，当王室返回葡萄牙时，国王的儿子佩德罗一世宣布巴西脱离葡萄牙独立，并于1822年建立了巴西帝国（Empire of Brazil），自任皇帝。

对我们的讨论具有意义的是，1824年通过的《帝国宪法》在许多方面追求自由，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在这个刚建立的国家实行宗教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是有限的：其它信仰可以在私下以及公开场合表达他们的观点，但非天主教的敬拜场所不能有教堂建筑的外观样式。[[4]](#footnote-4)

1841年，佩德罗的儿子佩德罗二世加冕成为巴西帝国皇帝。1849年，他禁止了巴西的奴隶贸易。此后，欧洲移民的工薪阶层（其中许多是新教徒）开始取代奴隶成为劳工。正是随着这场政治变革和帝国的建立，新教的故事真正开始了。我们先从圣公会的信徒开始，他们是第一批到达这里的。

## 英国圣公会

1819年，圣乔治和施洗约翰教堂（Church of St. George and St. John the Baptist）开始在里约热内卢建造，这被认为是巴西第一座新教教堂建筑。（是的，这比新宪法赋予宗教自由早了五年。事情并不总是沿一条直线发展。）圣公会的发展较为缓慢，因为外国人虽然可以自由礼拜，但巴西人却不被允许参加这样的聚会。

然而，从1836年开始，英国圣公会的牧师开始在里约热内卢向英国水手传福音，传教工作慢慢扩展到英国以外的地方。1890年，巴西圣公会正式成立，不久，在巴西最南端的洲南里奥格兰德州（Rio Grande do Sul）的许多城市开始了福音工作。这个州位于今天的乌拉圭以北，在里约热内卢海岸以南。在19世纪，英国圣公会为巴西的新教扩展做了最多的工作。

## 路德宗

像圣公会一样，路德宗也是通过贸易而不是宣教活动起步的。1824年，第一批德国移民以农民和小商人的身份移居巴西，抵达里约热内卢附近的新弗里堡（Nova Friburgo）。他们第一个教会的牧师也是巴西第一位路德宗教会的牧师弗里德里希·奥斯瓦尔德·索尔布朗恩（Friedrich Osvald Sauerbronn）。但其他牧师也随移民而来，很快路德会在该国建立起来了。这些移民不是来传福音的，而是来工作的。因此路德宗教会的聚会完全是用德语进行的。这种模式持续了好几代人。

路德会和早期的圣公会反映了基督教历史上错失宣教良机的一个普遍模式。也就是说，基督徒通常是作为商人搬到一个没有福音的地方，只是很大程度上维持了他们自己的基督教信仰。无论是在马来西亚的华人基督徒，还是在阿联酋的英国基督徒，或是其它地方的，都有因着基督徒移民而带来的传福音的好机会。但是基督徒需要抓住这些机会。仅仅把基督徒放在一个新的地方并不一定会带来跨文化的福音工作。

至少对于路德宗来说，这个故事在1900年开始改变，当时美国路德宗开始在南里奥格兰德州进行宣教活动，圣公会信徒已经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事工。这些宣教士将他们的宣教范围扩展到巴西人，路德宗教会迅速发展。到1930年代，共有226687名受洗的成员。与美国一样，巴西的路德宗教会也有两个主要的代表机构。有巴西路德宗福音教会（神学自由派，类似于美国路德宗ELCA），还有也有巴西福音派路德宗教会（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of Brazil），该教会与神学上更为保守的密苏里路德宗（Missouri Synod）有联系。

## 公理会

在美国，有一个新教团体由于人数在不断减少以至于我们经常忘记它，那就是公理宗。但他们在巴西基督教的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公理会宣教士罗伯特·里德·凯利和他的妻子萨拉于1855年抵达里约热内卢。他们是长老会基督徒，在到达巴西前不久对公理会教会体制深信不疑。[[5]](#footnote-5)

凯利夫妇在许多方面对巴西基督教的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首先是对法律的贡献。罗伯特·凯利成为皇帝佩德罗二世的密友，并帮助政府起草了日益开放的宗教自由法案。请记住，帝国第一部宪法所规定的宗教自由在某种程度上是有限的。此外，凯利还主张政教分离，因此在1889年皇帝被废黜。共和国成立时，新宪法正式宣布政教分离。在一个长期将罗马天主教确立为官方国教的国家，这是向前迈出的重要一步。

凯利对巴西基督教的第二个主要贡献是帮助巴西建立了自给自足的本土教会。你可能会看到这个目标和他对公理宗教会体制的理解之间的联系。当教会在基督之下的最终权柄是会众而不是从外国过来的宗派上层结构时，人们更注重使教会本土化。毕竟，宗派的上层结构，无论是总会、长老区会还是主教区会，通常都与一个外国宗派有着制度上的联系。萨拉·凯利创作了一部巴西赞美诗集《诗篇与赞美诗》（*Psalms and Hymns*），在各种新教的宣教团体中产生了很大影响。罗伯特建立了弗鲁米内斯福音教会（Fluminense Evangelical Church）。据我们所知，巴西信徒的第一次洗礼是在1858年7月11日佩德罗·诺拉斯科·德·安德鲁的洗礼。[[6]](#footnote-6)当德·安德鲁受洗时，教会成员人数为14人。但十年后，教会成员达到了360人，其中大部分是巴西人。弗鲁米内斯福音教会今天仍然存在。它是这个国家最古老的葡萄牙语教会。今天，巴西有三个不同的公理会教派，其中两个来自凯利夫妇的工作。

然后让我们看看另外两个在巴西的宣教士团体。首先是长老会。

## 长老会

长老会在巴西的工作始于1859年，第一个被派去的宣教士是阿什贝尔·格林·西蒙顿。[[7]](#footnote-7)到1862年，里约热内卢长老会成立，随后在附近的圣保罗和其它地方很快就建立起了其它几个长老会教会。一位长老会牧师，若泽·马诺埃尔·达康赛昂（José Manoel da Conceição）最初是圣保罗的一名罗马天主教牧师，但是后来改信新教，并在1865年被按立为牧师。长老会赖德那么晚多少让人有些惊讶，在巴西，他是第一位被任命为福音派牧师的巴西人。长老会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圣保罗建立了麦肯尼大学（Mackenzie University），这是今天巴西最重要的大学之一。虽然其教员后来在神学上变得像许多其它学术机构一样自由，但如今，麦肯尼大学和其它长老会大学、神学院又重新奠定根基在对圣经的权威性和充足性的稳固认识的基础之上。稍后会详细介绍。

## 浸信会

在进入20世纪之前，我们应该聊聊的最后一个巴西基督教团体是浸信会。并不是说浸信会在19世纪特别有影响力，而是随着历史的发展，他们变得越来越有影响力。随着南方邦联的一些人在南北战争结束后逃往巴西，浸信会随之进入了巴西。他们请求美南浸信会派遣宣教士，但是这一小群人对巴西浸信会的工作影响甚微。1881年，第一位产生持久影响力的浸信会宣教士来到巴西，1882年他与另一位罗马天主教神父安东尼奥·德·阿尔伯克基（Antonio de Albuquerque）一起建立了一间浸信会教会。到1888年，有8间浸信会教会分别建立在巴西6个州，共有212位成员。十年后，这个数字增加了10倍。今天巴西有9个不同的浸信会宗派，其中最大的一个是巴西浸信会，它是在1907年由美南浸信会国际宣教差会（IMB）创立的。

这次宣教活动恰逢巴西的动荡时期。1889年的一场军事政变推翻了巴西皇帝，建立了一个宪政民主国家。在1930年军方夺取国家的控制权之前，发生了多次叛乱。国会被迫关闭并且政党也被废除。

这些年间巴西的基督教发生了什么？它似乎就是在成长。1903年，巴西新教的成员约有8.8万人。到1916年，这个数字几乎翻了一番，这还不包括非巴西籍的移民教会成员。到1935年共和国时期结束，新教教会成员人数已由8.8万人变成了150万人。在这段时间里，几乎所有由宣教士建立起来的福音派都过渡到了由巴西人来领导。但这一切都是和平转变的，并没有中断他们与之前的国外宗派的关系。

在此期间，来到巴西的外国宣教士普遍采用给由罗马天主教改宗的信徒举行洗礼的做法。从信徒个人的角度来看这是很重要的，这意味着与他们过往的宗教生活彻底决裂。这对新教来说也很重要，因为它清楚区分了以福音为中心的新教和罗马天主教的宗教信仰，而这福音也与我们所传的一致。另一方面，由于来自罗马天主教的压力，巴西的新教徒倾向于远离社会，这也明确地区分了基督教社区和周围的文化。这一举动在很大程度上与美国国内基要主义的兴起并行。虽然在美国基要主义通常是对神学自由主义和现代主义的回应，但在巴西，它更多的是对罗马天主教的回应。

这概括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的基督教运动。这标志着巴西一个重要的转折点，特别是在其宗教历史上。

# 战后的巴西

巴西在战争之初保持中立，但当它遭到德国和意大利潜艇的攻击后，它决定与盟国一起加入战争——最终巴西在大西洋作战并派出士兵和空军到意大利前线作战。

在政治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向民主政府的转变而结束，这一转变一直持续到1964年军事政变。政变后，巴西经济在军方推行的改革下蓬勃发展，但到了1970年代经济停滞不前，一些人因政治原因被驱逐出境或杀害，并且还强制实行了审查制度。1985年，该国恢复了文官统治。1989年标志着近年来总统首次由普选产生。[[8]](#footnote-8)正如你从最近任何有关巴西选举的报道中知道的，巴西的政治继续在国内外引发巨大的热情。

但是政治不是我们今天早上要谈论的重点。这些年巴西的教会发生了什么？再一次：它在成长。1940年，福音派基督徒只占巴西人口的2.6%。1950年，他们达到了3.4%。从那时开始，他们持续在人口份额里增长，1980年达到6.6%，1991年达到9%，2000年达到15.4%，2010年达到22%。[[9]](#footnote-9)在1990年代，五旬节派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历史上的新教，而新教基督徒数量上的增长主要来自浸信会信徒。从那时起，他们大致是以差不多的速度增长的——尽管有人说五旬节派已经开始停滞。[[10]](#footnote-10)当然，不同地区的增长也有所不同。例如，在巴西里约热内卢，浸信会信徒的增长已经远远超过了五旬节派。

有两个故事可以帮助我们理解这些统计数据的意义：自由派神学和五旬节派的故事。

## 自由派神学

从19世纪开始，美国和欧洲的许多神学家开始质疑一些教义，比如圣经的可靠性、耶稣的神迹、身体复活的真实性等等。他们认为这些过时的思想是对现代思维方式的冒犯，如果没有它们基督教也许会做得更好。在美国，这种思想影响了几乎所有的基督教宗派，在20世纪最初的几十年里，这些宗派中的大多数分裂成自由派和保守派。在巴西，同样的争执发生在二战后的几年里。但从战争结束到1964年军事政变，自由派神学一直在发展，特别是在20世纪50年代，由在美国和欧洲学习的美国宣教士或巴西人带来。这提醒我们，当我们努力保护一个像美南浸信会这样的团体在神学上的忠诚时，我们不仅是服侍自己，也是服侍世界各地的许多人。美南浸信会是世界上最大的神学院和宣教士差派机构之一。

这是巴西的政治历史与宗教历史交叉的之处。自由派神学的一个突出特点趋向于成为历史上基督教组织的联合。但随着1964年的军事政变，这些组织不复存在了，这减缓了自由派神学的发展。随着国家在20世纪后期的自由化和开放，其它自由派基督教组织也成立了，比如国家基督教协会（National Council of Churches）——但这些组织的影响非常有限。

在巴西现代基督教历史中，一个值得注意的方面是反对自由派神学的潮流。美国所有的主流宗派都曾一度受到自由神学的影响，但只有美南浸信会成功地将其宗派机构拉回到了相信圣经的信仰。在巴西，主流宗派的表现要更好一些。近年来，巴西最大的改革宗教会巴西长老会（Presbyterian Church of Brazil）回到了神学上的保守根基。重要的是，正如我前面提到的，麦肯尼大学的神学院（巴西最古老、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回到了福音信仰中。这有点像普林斯顿神学院在教授了一百多年自由主义后又回到了根基。[[11]](#footnote-11)此外，卫理公会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在2006年的大会上，该宗派内部的五旬节派占据主导地位，赶走了老牌主流自由派，并切断了他们与罗马天主教的教会间合作关系。一个在1903年从主流长老会机构分裂出来的本土独立长老会决定关闭其所属的受自由神学严重影响的神学院。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开设了一间新的神学院，持守基督教真理的教导。大多数主要的浸信会宗派从来没有像美国那样完全走向自由主义，尽管他们的神学院里确实有一些自由派教授。因此，总的来说，巴西在这场战斗中做得比世界上许多其它地方更好。

## 五旬节派

我已经多次提到五旬节派了。现在是时候看看五旬节派在巴西的兴起了，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它在美国的兴起相类似。这段历史始于20世纪初，当时有一位名叫路易吉·弗朗西斯科（Luigi Francescon）的意大利人和他的妻子罗西娜·巴尔佐诺（Rosina Balzono）。他们住在芝加哥后开始参加一个教会的聚会，这间教会受洛杉矶亚苏萨大复兴运动影响很深。他们有一次经历了“圣灵的洗礼”，之后便决定放弃芝加哥的生活，作为宣教士移居南美。1909年弗朗西斯科夫妇抵达布宜诺斯艾利斯，不久后他们搬到了圣保罗。在那里，他们开始与长老会合作，但很快因为说方言和鼓励人们寻求圣灵的洗而被驱逐。在一些有着相似经历的新教和罗马天主教徒的帮助下，他们在巴西成立了基督教会（Christian Congregation），并见证了爆发性的增长——1956年至1996年间，超过200万人受洗。这个教会经常自称是巴西唯一真正的教会，他们甚至排斥其它五旬节派教会。

另一个五旬节派教会是神召会，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这一团体之外。有趣的是，巴西的这一群体不是来自美国的神召会，而是来自美国的浸信会。具体地说，有一位名叫丹尼尔·伯格（Daniel Berg）的瑞典浸信会信徒在1902年从瑞典移民到了芝加哥，他相信自己受了圣灵的洗礼。他相信自己受到了上帝给他的超自然呼召，于是搬到巴西，在那里他和其他受亚苏萨大复兴影响的人一起生活。他们联系了美国的神召会，并询问是否可以在巴西建立一个类似的教会。到1950年这个群体有近10万人，到2000年，超过了1400万人。

五旬节派通常以在集体崇拜时有自由的表达、以及所有真基督徒必须接受圣灵第二次祝福为标志，而圣灵的第二次祝福通常被理解为包含说方言。它常常涉及到先知的预言，他们的预言被视为与圣经同等重要，甚至会取代圣经的教导。近年来，它与成功神学紧密相连。因此，尽管五旬节派在一些地方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例如，帮助卫理公会回到忠于圣经的信仰，但在许多地方，五旬节派已经对正统基督教产生了极为有害的影响。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巴西五旬节派的增长在最近几年开始放缓。一位巴西神学院教授写到，“五旬节派在巴西存在了一百年后，已经走完了它的道路，并让许多五旬节派信徒对更符合圣经、更可靠的神学感到饥渴。与此同时，这种神学允许并提倡体验式的宗教。”这是一位神学院教授的观点。基于我所做的一些了解，这段话似乎有些言过其实，对于五旬节派已经走完了它的路这个观点有些过于乐观了。

尽管如此，钟马田的作品特别吸引了许多五旬节派信徒的注意。因为他对圣灵的洗的看法，引导许多人进入到加尔文和清教徒的作品里。在巴西，会有一种奇怪的经历，你会发现清教徒和改革宗作者的书籍都是由大型的五旬节派出版社出版的。由于这种趋势，近年来出现了许多新的独立教会，它们在神学上和五旬节派实践上都进行了改革。引用同一位教授的话，“这个看似奇怪的联合将会变成什么样子还不确定。然而，有一件事是清楚的，那就是改革宗的信仰通过这些由五旬节派改宗而来的人，获得了一种新的、强有力的推动力。”

# 总结

今天在巴西作为一个福音派基督徒会是什么样的感觉？在神学上扎根的巴西福音派新教徒发现自己夹在两个阵营之间。首先是天主教，它长期以来将灵性运动和热心敬虔混合在一起。第二，五旬节派和成功神学的盛行势不可挡。第三，世俗主义有抬头的趋势，其整体影响仍有待观察。

那么这一切对于巴西基督教而言意味着什么呢？这很难说。我认为今天的课程是好消息和坏消息的混合体，它提醒我们上帝确实以某些神秘的方式行事----而他的福音最终会得胜。巴西的历史对于我们在美国的人很有启发，它提醒我们宗教自由的价值。它提醒我们，只要美国的基督教继续对世界其它地方产生影响、保持我们的宗教机构对福音忠诚，就能带来全球性的益处。它提醒我们，虽然福音机构会来来去去，但福音仍在继续发展。

1. 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话，本文中的所有材料都来自Franklin Ferreira 所著*The Christian Church in History* (São Paulo: Vida Nova, 2016) 一书，由Vinicius Musselman Pimentel翻译成英文。 [↑](#footnote-ref-1)
2. George Guilherme所写的*Brazil’s Christian Roots*一文，发表于2003年4月《今日基督教》杂志。 [↑](#footnote-ref-2)
3. Kenneth Macharg发表于《今日基督教》2000年4月号文章：*Brazil’s Surging Spirituality*. [↑](#footnote-ref-3)
4. 参见[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the\_Catholic\_Church\_in\_Brazil#cite\_note-8](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the_Catholic_Church_in_Brazil" \l "cite_note-8)，该条目引用了John Lloyd Meacham所著的*Church and State in Latin America: A History of Politico-Ecclesiastical Relations*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34), 263–64页。 [↑](#footnote-ref-4)
5. Medeiros, Pedro. "A Legislação do Brasil Império e a estratégia missionária de Robert Kalley" (in Portuguese). Universidade Federal Rural do Rio de Janeiro [ Federal Rural University of Rio de Janeiro]. [↑](#footnote-ref-5)
6. Curthoys, M. C. (October 2009). "Kalley, Robert Reid (1809–1888)".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otnote-ref-6)
7. 以普林斯顿大学第八任校长Ashbel Green为名，但和他没关系。. [↑](#footnote-ref-7)
8.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Brazil [↑](#footnote-ref-8)
9. Brazilian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Statistics (BIGS) 普查数据。 [↑](#footnote-ref-9)
10. von Sinner, Rudolf (2012). "Pentecostalism". *Brazil Today: An Encyclopedia of Life in the Republic*. [↑](#footnote-ref-10)
11. “Recent Trends in Brazilian Evangelicalism” by Augustus Nicodemus Lopes, PhD. Page 3. [↑](#footnote-ref-11)